

悟道法師：諸位同修，大家午安。阿彌陀佛！這次因為有點事情來香港找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報告。本來我們是今天事情都報告完畢了，應該是可以回去了。我想一趟來了，多留兩天。反正一趟飛機票都是那麼多錢，多留兩天。原本是向小莉居士，上一次也答應她到深圳去，到她那個圖書館。這次剛好小莉今天跟老和尚去新加坡了，後來我們林會長就請悟道利用這兩天的時間來跟大家一起研究法器唱念。昨天我跟會長報告，基本上配合我們這邊作息的時間，就是下午兩點到四點，晚上是七點到九點。就是今天兩堂課，明天也兩堂課，我們是後天下午大概七點多的班機。七點多的班機，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後天下午兩點到四點還可以再上一次，就上完課就去機場剛好，這個時間就不會浪費了。一共前後有十個小時的時間。

一般這個唱念，如果說從頭開始，全套的，當然這個十個小時是很有限，是不夠用。我記得第一次到澳洲，一九九五年，第一次跟我們老和尚、韓館長去，悟弘法師也是第一次去，那個時候還沒有淨宗學會，去了五天。第二次，我也是一九九五年，大概是二月份，自己一個人去，就是教澳洲淨宗學會他們同修法器。他們都從來沒有接觸過，所以從頭開始，我在那邊待了二十六天，一天上三堂課，上午、下午、晚上。二十六天，大概只教個早晚課，還有一個六句的爐香讚，彌陀讚（八句）。法器，分組練習，然後再合起來練習。我一個人在那邊教了二十幾天，當時就是給他們做了一個基礎。後來我當中停了四年沒有去，他們自己不斷的練習，現在都

敲得非常好。從維那到敲地鐘的，每一組，現在他們這個老的幹部，就是副會長、總幹事，他們這幾個老的幹部，現在法器都敲得不錯。我們為了節省時間，我就長話短說，因為這個唱念，如果基本上要練習全套的，一個完整的過程，在我看起來差不多要三個月，要三個月。因為我去澳洲一個月，時間還不夠；不夠，只教一個六句的蓮池讚、爐香讚，戒定真香、彌陀讚，後來是悟行法師他們去再教的，二十六天就感覺到時間還是不夠。不過我們這裡大家基本上都共修一段時間了，當然跟他們的情況不一樣，大家多多少少有一點概念。只是說有一些儀規，一些方面，可能大家要互相研究一下。

研究，事先也要跟大家一個報告，因為我們淨宗學會，根據我們老和尚他講的，就是各自獨立，弘法互相支援。因此我們唱念，也是各自獨立，每一個淨宗學會，他們喜歡的音調或怎麼樣，我們也沒有硬性規定。不像佛光山，佛光山他們都是統一的，一個大本山怎麼做，全部分會都是一樣的，它是有組織的。我們這個沒有組織，所以隨各人。隨各人，當然有它的好處，大家喜歡什麼調，要怎麼念，要怎麼修，都可以，很自由的。如果沒有互相往來，也沒有什麼問題；如果互相有參加彼此的共修，難免會產生一些爭議，還有一些困擾，這個當中就要靠大家互相去協調。我們沒有組織，所以我們一個道場的腔調怎麼改？有的要改，有的不改，在一起念就不一樣了，各念各的，就不整齊；這個儀軌，步伐也是一樣。當然這個大部分是一樣，大同小異，有一些小地方不一樣。小地方不一樣，也會引起爭議，我們去那個地方，那個淨宗學會是這麼做的，你們這裡怎麼這麼做的？你們不對。他說沒有，我們就是這樣，我們對！他也對，他也對，那就統統不對了，爭執起來就不對了。昨天老和尚開示，像那個老和尚的境界是可以，你對，你也對，那

個侍者講，他也對。我看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那個境界，還是有所不對的。但這個不對也不是絕對的不對，就是說大家要有一個協調，儀規也沒有一個定法，基本的原則就是要整齊劃一就莊嚴。儀軌很複雜，或者很簡單，基本就是要大家整齊，這樣就好。不能說大家一起共修，各唱各的，各念各的，這個就亂眾，就擾亂大家。這個儀規，大概是這樣。

我們今天，我大概把它列出來，因為我們淨宗學會大家共修的法會是比較簡單，沒有一般寺院那麼多。一般寺院還有拜懺、大蒙山、燄口，還有像大的是水陸法會，懺也很多，那就比較多，比較複雜。我們淨宗學會，第一個是誦經，第二個就是念佛，我們一般一天的念佛會，或者兩天、三天的，到佛七。還有午供，佛前大供，長生祿位、往生蓮位的超薦，再來就是三時繫念，就這幾種。我們大概學這幾種就夠了，因為我們淨宗學會大部分同修是在家居士比較多，出家眾畢竟還是少數，因此我們學這些就夠用了。現在我們出家眾也是學這些而已，其他我們也沒有學太多。以前韓館長在世的時候，是有多學個拜千佛懺，每一年過年拜個千佛懺。韓館長過世，這個千佛懺也沒有再拜，所以就只有這些，現在就很單純。

我們還沒有正式講解之前，事先先來介紹一個法器（請大家把法器搬到我這邊來，那個鏡頭才不用轉來轉去的，因為我們這個是錄影）。我想在座諸位同修對這個法器大家都很熟悉，因為我們這個是錄影，所以我就介紹一下，沒有參加現場的居士，沒有聽到，他也可以看看這個錄影帶，他也能夠大概的了解。首先這個就是引磬，這個叫引磬。一般我們共修，這個引磬是最基本的。這個引磬，可以說其他的法器都沒有，我們一個引磬也可以領眾。引磬，我們可以領眾，像我們開念佛機，還有一般很簡單的就是一個引磬，一個小木魚，我們也可以帶大家誦經、念佛、念咒，都可以。所以

引磬可以說是所有的法器都沒有，這個不能沒有，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引磬持拿的方法，就要對這個口，所以叫對口磬。對口，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就是大概對我們的嘴巴。這個拿，有兩手，有一手的。一般比如說上下引磬，人夠了，敲其他法器，你可以拿兩手，也可以拿一手，這個就是左手握這個，引磬這個柄，右手拿這個棒子，這樣三根手指頭，然後對這個口。對這個口叫對口磬，對口，對口引磬，就這樣敲，敲這個地方。我們如果不敲的時候，就是放下來，手還是捧著，或者你習慣兩手拿這樣也可以，但是不要拿這樣。以前我們在圖書館，有一個瑩空老法師，她是法器什麼都會，她是有一點比較老資格，所以有時候就方便一點。有一次做法會，她引磬就拿這樣，就被我們師父當場糾正，他說這樣就是倒下去了，你要佛教倒下去嗎？這個嚴重了，這個放下去就是佛教倒下去，後來我拿引磬都不敢倒下去，都是拿著這樣，直直的，一點都不敢倒。所以這個大家習慣，我們也沒有要求到說怎麼樣一板一眼，但是大概拿起來，不會很難看，你拿又好拿。我跟你講，大概基本上這個原則就可以。

我們現在念佛，附帶跟大家報告，就是我們根據夏蓮居老居士的《淨語》，就是念佛，六字佛號、四字佛號都敲一個引磬，敲在陀字上，「磬聲定與陀字並」，陀。所以，夏老這個《淨語》是教我們敲法器的原則。「道場魚磬軍中令，號令不明眾難定」，道場當中的木魚、引磬、大磬，這些法器，就好像軍隊當中號令一樣，你那個號令不明，不明白，大家聽不明白、不清楚，大家心就很難定下來。所以叫做「道場魚磬軍中令」，軍隊中的號令，「號令不明眾難定」，大家記住這個原則。不然有一些，當維那這是最重的，拜三拜都拜不好，拜三拜噹噹噹，噹了半天，他拜下去了，他起來了，大家還趴著，他這個就是「號令不明眾難定」。大家有的在

那邊，他該問訊的，沒有問訊；該拜的，他沒有拜，大家就亂掉了，這個心就定不下來。所以道場的法器是幫助我們定心的，大家記住這個原則。佛門裡面的設施都是幫助我們修戒定慧三學的，幫助我們攝心定下來，它的功用、它的功能是在這裡。這個裡面還是有很大的學問，夏蓮居老居士對這個很有講求的。所以我們就是這個對口引磬，這樣敲。如果說你有，一般維那都有拿大磬，你就一手拿。你一手拿，這兩根夾這個，然後用食指第一個關節來動，靠在這個地方，大家有沒有看清楚，就是拿這樣。有沒有？拿這樣，就這樣動，然後這一手你就可以敲大磬。以前我剛出家，只有一個人，像引磬、木魚，一個人敲好幾種。我還沒有趕經懺的那麼厲害，趕經懺一手可以敲，一手拿鐺，一手拿木魚，夾著這樣敲，那是太專業了，我們沒有那麼專業。我們大概學這樣就可以了，一手拿引磬這樣。有沒有？這樣，這兩個夾這樣，然後這靠這個，然後用食指動；這放在這個地方，然後夾著。夾著，這樣，這樣你就可以，這一手可以拿大磬，右手可以拿大磬，這個拿大磬。引磬的部分，我們就介紹到此地。引磬，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疑問再提出來。

接下來我們介紹這個大磬。大磬，我們敲的位置，就是這個地方，大概這個地方，不要敲在這個地方，因為敲這個地方，聲音不好聽，好像破鑼聲一樣，不好聽。這個叫押磬，押。一開始的時候押，就表示要開始。敲，我們大概這個角度，四十五度這樣，輕重自己斟酌，敲的人自己斟酌。一開始，法會開始，敲三個大磬對鼓，也有它的作用。因為我們大家來參加法會，大家都是從各個地方，不同的地方來的。有的從家裡來，有的從公司過來，有的從什麼地方過來，尤其在香港這種生活很緊張、步調很快的，我看大家走路就很快。我來這邊，我也學你們走路很快，看到紅綠燈，用跑的，然後步調很快很快。我們到澳洲去，澳洲的人他就穿個拖鞋，很

悠閒，一步一步很悠閒，步調就比較慢。日本東京也是很快，也是跟香港一樣，好像在賽跑。這樣的一個情況，尤其在大都市的，像在台灣，台北市的人生活就比較緊張，步伐就很快，趕上班，趕車子，不快不行。鄉下，他們就比較悠閒，慢慢來。如果你到西班牙去，西班牙的人，我聽同修給我講，每一次那個事情，明天，他今天接到事情，明天再說，沒有馬上辦的。所以這個步調的緊張，會造成我們身心一種壓力，心的一種散亂。因此大家急急忙忙，有的你趕車子（或者趕計程車，或者自己坐車來），大家是不是到道場，有一些人心還沒有定下來；有的剛剛好趕到，時間到了，還好來得及，他心還七上八下。應該大家多少會有這種經驗，對不對？因為我自己也曾經遇到過，自己也趕過。所以我們就先敲三個大磬，讓你的心先定下來，先沉靜一下。但你這個維那如果敲得不好，反而讓大家心不能定下來。所以這三個要有個距離，不能太密集，也不能太長，然後大家耳根聽這個磬聲。

「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因為我們娑婆世界眾生耳根最利，所以磬聲、鐘聲它能夠有滅罪的功能。但是你要敲得好，亂敲一通，反而業障會增加，聽了生煩惱，不但沒有菩提生，是煩惱生，煩惱生了一大堆，生一肚子氣回去。它這個尾音，快沒有了，再敲。你靜靜的聽，聽這個磬聲它的尾音。但這個磬，這個質料也要選擇好一點的，好一點的它尾音會比較長，而且讓你耳朵聽這個磬聲，你心就會跟這個磬聲這樣沉靜下來，等一下開始共修才有那個效果。有沒有？如果我敲在這裡就不一樣，敲錯了，很難聽，對不對？感覺上就不太舒服。所以敲的位置要在這個地方。押磬就是停下來，你這個心定下來了。這個時候維那就起腔，我們大家來念經、念咒、念佛，你就能夠進入狀況。這個法器是幫助我們攝心的、幫助我們收心的。這樣敲的聲音，跟我剛才這樣這個角度

敲的又不一樣。有沒有？有差別，這樣，這樣，不一樣；這裡，位置不同，又不一樣。這個角度是最理想的。我試過好幾次，這個沒有人教我。以前老和尚，練！敲不好，館長旁邊就罵。逼得我是沒有辦法，逼狗跳牆，自己只好去揣摩，沒有人教，我就自己揣摩。後來我就想，這樣要怎麼敲，要怎麼敲比較好聽？這樣就好聽。你這樣，好像打棒球這樣的，這個就差一點。敲在這裡是最難聽的。但是有時候維那在打妄想，他就會敲到這裡。

我們看敲法器的人，他如果敲得亂，我們就很清楚的知道他在打妄想，很厲害的。我現在聽法器，都瞞不過我的。這個人在打妄想，他在打什麼妄想，都表現在他的木魚上面。有的人還跟我爭，還跟我講道理，其實不用講，就你表現出來了。因為我自己也是一樣，是不是？我自己也是一樣，我自己我也沒有說我是好到哪裡去，對不對？我也是一樣。因為我也是一樣，所以我知道你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這樣，你敲得不好，就是你在打妄想，你打什麼妄想，就表現在那個法器上面。我現在聽到有經驗了，聽到有經驗了。敲地鐘也是一樣，敲地鐘，你敲敲敲就打妄想。有兩種，一種是掉舉，掉舉就是妄想；一種是昏沉，昏沉打下去，大家就沒精神。精神提不起來，不然就是掉舉，這兩種都是毛病，要修正過來。如果你的情緒很平穩，很良好的狀況，你敲下去一定不一樣。所以師父昨天說水會聽、會看，這個木魚也會聽、也會看，只是我們沒有用顯微鏡去看，它有沒有在聽、有沒有在看？它也會聽，如果你好好的敲，它的回應就很優雅這種音響供養我們。如果你亂敲一通，當然它給你的就不好聽，你聽了就很不舒服、很難過。

那一天在善果林我們住眾敲法器敲得不好，我就拿出這個夏蓮居老居士的「迦陵音」。這個你們需要可以影印，我畫起來，你們可以影印。你們去看，這不是我講，我講的說悟道法師你在找我麻

煩，你在挑剔我們，不是，人家都講得很清楚，一點都不馬虎的。這個法器敲得好，我們念佛念得好，真的是可以達到一心不亂。所以我一直在研究為什麼打了幾百個佛七，還是沒有辦法達到一心不亂？因為我們敲得都不如法，不如法。如果我們都很如理如法，我念幾段你們聽看看：「道場魚磬軍中令，號令不明眾難定。」剛才講過了，道場的木魚、大磬、引磬，好像軍中的號令，號令不明，不明白、不明確，大眾心就難定下來。「散慢乖舛不相應，哪得袖手託無諍。」散慢就是馬馬虎虎，隨便亂敲，他就是沒有恭敬心。這個木魚你對它有恭敬心，敲出來就好聽；你對它沒有恭敬心，敲了就不好聽，每個法器都是一樣的。所以有很多人說，你們做三時繫念，好像不太一樣。

這一次我們在善果林做三時繫念，以前在台灣演小王爺有個陳麗麗，她的妹妹，她的妹妹平常都是去法鼓山的，她也到其他道場去參加過三時繫念，她說你們做三時繫念不一樣。哪個地方不一樣？課本一樣，都是中峰國師寫的，都一樣。為什麼她的感覺會有不一樣？第一個就是我們「一門深入，長時薰修」，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做的心態。她給我講，她說她到其他道場，那個年輕的法師，年輕人都比較急躁，念的讚，念的那個什麼，它就很生硬，念得好像一種很浮躁的，讓人家心裡感受到很浮躁的這個氣氛、這個磁場。她說來我們道場參加，這個磁場非常的平和，她第一次來，她就有這個感受。為什麼平和？是大家，大家平常有聽經，打一個佛七，然後再做個三時繫念。心已經定到一個程度，然後再來做，它那個磁場就很平和。所以她一來，她感受得不一樣。她在其他道場做，做下來，心定不下來。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有一個至誠恭敬的心在做，大家很認真的來做，這樣佛力也會加持。大家互相加持，大家共修就是佛力加持，然後我們彼此加持，



你加持我，我加持你，你念給我聽，我念給你聽，就是互相加持，這個心波的感應，也會互動，互相加持。不相信，你試看看，你可以試，我講的，如果你覺得有懷疑，你可以試看看。你到每一個道場，不同的人，磁場都不一樣。這個不用講什麼，你一去，你自己很自自然然一個感覺、一個感觸，就是很明顯的。

這說，「先師當年教不佞，圓通先從耳根證。」圓通，觀世音菩薩修什麼？耳根圓通。念佛圓通跟耳根圓通相關的，你念就是有聲音，有聲音就是耳根要聽。心念得清楚，耳朵聽得清楚，口裡念得清楚，你這三根收攝，其他六根就收攝了，所以叫都攝六根。一根還源，六根就清淨了。就怕你一根沒有收好，一根收好了，其他五根都統統收攝了。「六字四魚一聲磬」，念六字的佛號，四個木魚。六字佛號，我表演一下，我們現在是念六字二音，有六字四音、六字五音都有，我們現在習慣，因為根據韓館長教的六字二音。「南無阿彌陀佛」，四個魚，有沒有？南、阿、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四個魚。「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四個魚，一個磬。「磬聲定與陀字並」，一定要敲在陀這個上面。以前韓館長在世的時候，也曾經問老和尚，為什麼一定要敲在陀？老和尚說，一定有它的道理。什麼道理他也沒說，等師父回來，你們再問他。我是不太敢問，我問了以後，叫我自己去講，我就頭大了，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然後，「錯落模糊缺誠敬」。錯落模糊就是板眼敲錯了，你沒有那個誠敬心，就表現在這個上面。你很有恭敬心，你都很專注在敲，就不會錯。「初快後慢尤為病。」你剛開始快，後來慢下來了，那就念得很難過，拖板。比如念經、念咒、念佛，念經、念咒、念佛，只有在一個情況之下慢下來，什麼情況？大家念得亂七八糟了，有的快、有的慢，這個時候你要大聲敲、大聲敲，悅眾的人聲

音要大，這個要重，提醒大家慢下來，重新調整速度，然後帶到整齊了，然後再加快。你不能先快，一開始，到最後有氣無力，好像快沒氣了，那個念得就很難過，很不舒服，念了會生煩惱。法器敲得好，會幫助大家得清淨心；敲得不好，幫助大家多一些煩惱。

「忌澀與燥及生硬，粗厲飄忽雜衛鄭。」這個意思就是說，忌就是忌諱，你念的那個音調很澀，澀，大家懂嗎？因為我不會講廣東話，澀，很澀，念得很生澀。燥就是很浮躁，好像趕快要趕時間，要趕飛機一樣，那個就很浮躁，大家心定不下來。及生硬，非常生硬，念得不柔軟。所以我們這個音聲，以前我在圖書館也是都被罵來罵去。以前念就是館長說大聲大聲，那我們就大聲喊。念到大聲，後來師父說你們在唱軍歌，要衝鋒陷陣？又不對了，大聲又不對了。大聲，以前我們當過兵，當過兵就是唱軍歌，唱軍歌就是要雄壯威武，殺氣騰騰。你在唱軍歌？這個是佛讚，不是唱軍歌，又不對了。那怎麼辦？就柔和一點，要柔和一點。第一次到新加坡打佛七，我們悟梵師敲那個鼓，集眾鼓，敲敲敲敲，開始，三通鼓，第一陣，開始就慢，愈敲愈快，愈敲愈快，愈急，第一通；第二通，再敲敲敲敲；第三通，敲敲敲敲，那些老菩薩用跑的，賽跑。師父跟館長看到，怎麼？館長說，這個是不是上戰場？三通鼓不到就砍頭了，以前打仗，就是三通鼓，集合軍隊士兵，眾將軍，就是三通鼓，三通鼓不到，就要拉去砍頭了。我們這是阿彌陀佛佛堂，不是戰場，你們在幹什麼？又不對了。後來三通鼓去掉，館長把三通鼓去掉了，後來就改我們現在念四字五音那很輕快的，就是讓老菩薩慢慢慢慢很安詳、很輕鬆、很自在的走進佛堂。後來我們想想也對，我們這不是戰場，把它搞成戰場了，那三通鼓敲起來很急、很緊張的，就催，三通鼓就在催，趕快集合，我們要打仗了。所以這個也是碰過釘子，碰一碰就知道該怎麼做。「粗厲飄忽雜衛鄭」，

就是有時候粗，有時候飄忽不定，念的那個腔調，怪腔怪調的。

「佛號魚磬穩相稱」，佛號跟木魚跟磬要均勻、要穩、要相稱，「勻靜綿密心不競。」你這個很均勻，心就靜下來了，心就定下來了。「微妙和雅清而勁」，聲音要和雅，要清暢哀亮。《無量壽經》大家都念過，有沒有？清暢哀亮。「不使一聲成餛飩」，你一句都不讓它有一些錯誤、一些不好的夾雜在裡面。就是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念得很好，一字一句都沒有浪費掉，你修起來就圓滿功德了。

「互融互攝以心聽，聽久轉凡能入聖。」你念得好，你心收攝了，用心去聽這個佛號，你聽久了，你自自然然就轉凡成聖。你說這個作佛多快，對不對？不要修了半天，還修得不怎麼樣。你就這個方法用對了，你在很短的時間，你就能轉凡入聖。就是你聽佛號，聽得攝心了，佛的氣分你就薰習了。不相信，你也可以試看看，你如果念十分鐘很攝心，你整個人會不一樣，你會不一樣。在有神通的人看，就是你十分鐘是在作佛，你這個十分鐘都是在念佛，你這個時候就是佛，一點都不假。等一下又不念了，妄念又起來，又變成凡夫了。所以我們一天有多長的時間在作佛，多長的時間在作凡夫？自己去算，用計算機算，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知道這個原則，當然你要作佛快一點，你時間就長一點，你加長一點，你作佛的時間就會提前，就快了。這個是真的，這個「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念佛成佛是最快的一個方法。所以要心聽，聽久了，轉凡能入聖。聽久了，你就轉凡入聖了。

「聞薰聞修聞自性」，這個就是觀音菩薩講的「反聞聞自性」，修耳根圓通。所以這個念佛圓通跟耳根圓通它是相關的。所以《楞嚴經》把這兩個排在後面，就是它相關的。「一根還原諸根淨」，你這個耳根還源，其他五根統統清淨了。這叫「都攝六根，淨念

相繼，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大勢至菩薩教的就是這個。「此是蓮宗真途徑，純以音聲續慧命。」蓮宗就是淨土宗，真正的途徑就是這個。純粹以音聲來續佛慧命，你說這個多重要！

「大眾齊聲心光迸，帝網千珠交相映。不浮不沉不蹭蹬，愈準愈穩愈精瑩。」「諸山雲集贊殊勝，皆緣魚磬得其柄。」後面我們再念一下。「恪守遺規何敢縱，妄念全憑音節控。」我們妄念全憑音調節拍在控制，你音調節拍敲得好，這個妄念就控制住了。「懇切聯貫無隙縫，務使字字不落空。」懇切，我們念心要懇切，要連貫，這個當中沒有細縫讓妄念跑進來，所以每一個字、每一句都不能落空。「如習騎射學引鞚。」好像我們射箭，你要對準靶心，希望每一箭都射到那個中心點，不要落空，「心心向的期必中」，就是希望每一箭都射中。

「清暢哀亮忘伯仲，梵韻自然如鳴鳳。」音調講求要清暢、要哀亮，梵韻自然就好像鳳鳴一樣。「要知節拍即妙用。」我們現在這個板眼、這個節拍，它的妙用就在這個裡面。「神奧不與他宗共。」它的神奇，它的奧妙，其他宗派都沒有的，只有這個淨土宗，這個神奇奧妙就在這個裡面。「匡山建社迄唐宋，諸祖於此咸注重。」這是講廬山遠公慧遠大師建這個蓮社以來，每一代祖師對這個就非常注重。所以諸祖於此咸注重。「樾椎尚乖聲錯綜，頓教全堂入囂哄。」我們這個法器聲音如果錯落，這個聲音不整齊，全堂的大眾就亂哄哄的，心就亂哄哄的，這就非常非常重要。後面我又畫了兩段，這個全部沒有時間念，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末法眾生慣欺哄，言論往往不由衷。」就末法時期的眾生，習慣被人家騙，給人家哄騙，說很好很好，你們做得很好，這個叫欺哄。言論往往不由衷，不是由衷講出來，不是講真的。「背則嘲譏面則頌」，背面在譏笑、在笑話，當面就給你稱讚一番，在背後

再笑話你。「或復顛預學籠統」，或者是糊裡糊塗的，這都沒有關係，不要緊。這個都是對於法器上不是正確的一個心態，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要練這個法器，當然我們就是希望把它做好。今天大家也是有這個心，大家如果沒有這個心，我想大家也不會來參加這個課，我也不會來坐在這裡跟大家研究。說明大家有這個心，希望這個法器要把它打好，我想這是肯定的，這是肯定的。因為大家講了好幾次，一直沒有這個時間因緣來跟大家研究，大家有這個心就比較好辦。大家有這個心要把這個法器學好，這是一個基本的良好的態度，這是非常好的。這個《淨語》有關方面，我還有很多生難字要查，我也是想請人幫我查，以後我們這篇也可以來做一個專集，來跟大家報告。夏蓮居老居士能夠會集《無量壽經》，不是普通人。他對於法器這個原理原則，他的注重，我們從《淨語》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對這個法器非常有研究。

這是我一九九〇年到北京去見黃念祖老居士，當時我們師父把他《華嚴念佛三昧論》的一個講稿整理出來，要我帶去給他看，就是第一次去見他。我就請教他一些問題，請教密宗這些。那個時候是要請教他拜《寶王三昧懺》，那個時候大家說有《寶王三昧懺》，我們現在來拜這個，不曉得怎麼念，我都不會念，我就請教這個怎麼念？後來他給我講，你們那個一年才念一次，那個就不重要了。那個不重要，那一年才一次，他說念佛比較重要。念佛，那個木魚是最重要的，他給我強調木魚最重要。木魚最重要，就是在它那個速度。他說在解放之前，夏蓮居老居士帶他們一批學生打一個佛七，他給我講打一個佛七。他說那一次的佛七，夏老自己親自敲法器，敲一個禮拜。他說那一次佛七，大家念得感應到拜墊都有舍利。這個舍利不是說人死了去燒才有，你念得有感應、有相應，統統

可以出舍利。他說我們在拜佛那個拜墊統統有舍利。他說自從那次佛七以後都沒有因緣再打佛七了，那些人也都不曉得到哪裡去了。所以他是非常注重念佛這個木魚，他特別給我強調木魚。所以我現在對我們同修要求這個木魚，大家還會埋怨我，其實我也是有請教過人家的，這個不是隨便講一講的，的確是這樣。敲這個地鐘，聽久了你就有經驗，那個人他現在心情怎麼樣？聽他敲地鐘，我們可以聽得出來。他心情好不好，他的情緒穩定不穩定，敲就知道了。

我給大家講這個，報告這個，以後你就知道了，以後哪一個人敲得怎麼樣，你聽久了，你也會有這個經驗。所以一個領眾的人都要能夠了解整場，每一個法器，每一個在共修的大眾。所以當老和尚不是坐在那裡沒事幹，做老和尚其實是責任很大的。比如說主七，他主持這場佛七，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要打什麼樣的佛七。所以現在有很多地方請我去主七，我都要跟他們講清楚，我說你請我當實質的主七，還是掛名的主七？他說怎麼主七還有實質跟掛名？我說有，實質的主七就是說，這次的佛七，我們要打什麼樣的佛七？用什麼方式來打？時間怎麼安排？完全我來安排，這個叫做實質的主七。什麼叫掛名的主七？你們都安排好了，我去那邊就跟著大家後面走，然後去上個香，這個叫掛名的。像韓館長往生四週年，澳洲淨宗學會他們請我去主七，我說你要請我當哪一種主七，先講好。你請我當實質主七，那聽我的，我安排，你們來護持。我說如果掛名的，你們安排，我跟你們。他們說，我們要開會。我說你們好好去開一下這個會，看要請我當哪一種主七。後來開了半天說，大家還是請你當實質的好了。我說當實質的，要聽我的，不能到時候你不聽我的，那就不是實質的。所以這次台南淨宗學會也叫我去主七，我說，真的嗎？主七是我做主，主七，我主持，你們要聽嗎？我的方式，你們能不能接受？先給你講清楚、說明白，他們就在

考量了，可能要再開會，好好的開一開。

我現在設計好幾種佛七，起碼我可以設計七種佛七，七種不同的佛七。七種不同的佛七，可以適應不同的對象，比如說我們一般傳統的佛七，有唱讚的，蓮池讚、《彌陀經》、往生咒、讚佛偈、六字佛號、四字佛號、迴向、大迴向，這個一般傳統的佛七。有聽經兼念佛的佛七，一天聽四個小時，來念八個小時，這樣的佛七。有專門用念佛機的，就是用念佛機帶的佛七，像現在我們念佛堂都是，統統是念佛機，一個引磬就夠了，有全部這樣的一個佛七。也有我們念佛機再配合敲地鐘的這個佛七，就是繞佛、拜佛用念佛機，靜坐下來，我們來敲地鐘，念佛機關掉。現在善果林，我就用這種方式，有一些人他喜歡敲地鐘，光念佛機人就很少。因為過去我們也試過很多次，放念佛機人就不多，大概比較老修的、比較得力的，他很喜歡這樣念，這個是層次念得比較高的。一般大家還是要聽聽法器。所以以前在圖書館嘗試過，韓館長往生的時候，就念佛機帶。一般敲地鐘是一百多人，念佛機帶，第一天大家來捧個場，六十幾個；第二天，變三十幾個；第三天，變十幾個；第四天，五個；第五天，三個；到最後，我去看，好像剩下一個，都跑光了，都沒有人去念。所以很多人還是比較喜歡有法器的，一個帶動，他的心提得起來。用念佛機念，他已經念得很習慣、念得很攝心，這個方式他可以，但這個人數會比較少。所以我們要打一個完全是念佛機的，我們找這些，讓這些對象來，能夠適應完全是念佛機的。有的人，念佛機適應一下，還是要聽一點法器，然後就念佛機跟法器綜合起來，這樣打。念佛機、法器綜合起來，又加上聽經，我現在在善果林是這樣，有兩個小時的聽經。也有完全不聽經的，就是一句佛號念到底的。我現在大概初步規畫，大概最少可以設計七種不同的佛七。時間也可以分長短，十二個小時的、十六個小時的、

二十四小時的，這個時間又可以分。所以這個佛七基本上最少可以分七種不同的佛七。

不同的佛七，就是適應各地方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比如說，你接引初機的，還是老修的？老修他要多念佛，完全是念佛機的他可以，但真正人數不能多，也不可能多，設計這樣的一個佛七。我們香港這邊，昨天會長說要打佛七，我們上一次打過一次，是按照善果林那個綜合式的佛七。這次大家研究看看，看看大家要打什麼佛七？因為師父講話，我就不好講，是不是？現在師父不在，我就可以講話大聲一點。因為師父講是，我們不能說不是，對不對？我們要尊師重道，師父說這不是天天是佛七了，不需要再打什麼佛七。現在天天佛七，就是說長期固定來念佛的同修，這個是沒問題。現在就是說，我們打這個佛七，你事先要有一個，好像一個對象，比如說你是接引老修，還是要接引初機，有分這兩種。老修，實在講是不需要打什麼佛七，因為每一天都在念，還打什麼佛七，天天都是佛七。現在這個佛七，只有接引初機進來念佛，結緣的，這個才有必要。我是把這個前提提供給大家去研究看看，你們再研究看看，再開個會，看要不要打這樣的佛七？如果要打這樣的佛七，我就捨命陪君子，就飛過來了，飛過來再打。如果說不是有接引對象，就是一般對我們平常常常來共修的老同修，的確是不需要再什麼佛七，天天都在念佛了，還打什麼佛七。如果說你要接引一些還沒有念佛，要進來念佛，結緣的，那這個就有必要了。因為他看你放那個念佛機這樣念，一般初學的，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就是很少人會走進來。這個你們研究好了，再通知我，我們才好訂機票。

義工：我替香港的義工發表一下，因為很多香港的義工，以前的佛七，他們都沒有機會參加，也沒有機會飛到別的國家去參加別



的道場的，所以希望在香港這裡（道場）能夠打一次佛七，他們按照四十八個人，固定的七天，他們來嘗試一下七天全天念佛的這種感受、這種經驗。

悟道法師：好，功德無量。請坐，不會。我是說要先讓大家明白，因為老和尚講了，我們就要尊重。如果我們以這個為前提，那就可以考慮，我們就可以打這樣一個佛七，這個比較偏重在結緣方面，就是說一般還沒有真正念佛的人，他也可能會來參與。老同修每一天都有念佛，這個就沒有什麼差別。但結緣在我們香港這個地區也有它的需要，因為這邊的人多，又是在都市裡面。真正純粹說自修的道場，不對外結緣的，實在講，還是要在深山，人跡不到的地方，那個真正是自己關起門來自修。在我們這個都會裡面，當然平常比較長的時間是自己老同修自修，有一個時段就是跟大眾結結緣，也有需要。我也跟你有同感。因為起碼一年最少兩次的節日，清明跟冬至，這樣的一個節日，我想利用這種祭祀祖先的節日來打佛七，也可以帶動一些初學的人進來學佛、進來念佛，我們在都市的道場也有這個必要。這個我們再研究看看，四月一日。

莊嚴師：三十日，善果林圓滿。

悟道法師：這個月，三月份是三十一日，三月份是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善果林是到三月三十日。

莊嚴師：師父，要不要回去看一下時間，你不是說我們要去泰國。

悟道法師：泰國是十二日。那就從這邊直接去就好了。可以，沒問題。

義工：謝謝。

悟道法師：阿彌陀佛！功德無量。就是四月一日到八日，到四月八日，釋迦牟尼佛聖誕，剛好圓滿。

莊嚴師：又是清明佛七，又是釋迦牟尼佛聖誕。

悟道法師：清明是四月五日，四月一日到八日，這樣我們就捨命陪君子，大家都是君子。阿彌陀佛！

義工：我們已經期待很久了！已經提議很久，希望我們跟悟道法師爭取一下。

悟道法師：哪裡，哪裡，阿彌陀佛！這次我們善果林的佛七，三月份也是提前，就不敢跨月，所以也是預留這個時間，我這次來看看這邊有什麼反應這樣。所以我們就排到，我們善果林佛七是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三十日，提早，清明佛七提早，已經通知單都發出去了。四月一日本來就是怕這邊要打佛七，所以沒有排在清明那個時候。台南淨宗學會，他們是排在清明這一段，我不能去，我叫他們請悟行師去，叫悟行師去當老和尚，我就可以過來了。非常感謝大家給我有這種機會，可以來這裡跟大眾結結緣，也讓我們多練習。

好，剛才介紹到引磬、大磬。接下來我們介紹木魚，這個木魚叫做定心魚。這個我們剛才再補充一下，這個大磬，一般放掌的時候是這樣。如果合掌，這樣；放掌，這樣。這個磬拿大概根據你的身高這當中，這樣。也不要拿這樣，不要拿這樣，不要拿得歪歪斜斜的，這個看起來就不莊嚴。如果你不拿，你就放著。擺磬，如果一般有比較講求的，他還弄個架子。我去彌勒內院看到，這個磬槌還弄個架子。有一些寺院，我們看一個寺院它興不興旺，就是你看它的法器，它裡面道場的擺設，就看出來了。有的亂擺，有的就放這樣，這邊給人家丟錢，好久沒有洗了，都是灰塵。我常常去偷看寺院的大磬，我就看到這個對法器不恭敬，所以他們做早晚課一定生煩惱。所以師父說水會聽、會看，這個也會。這個法器，如果你對它恭敬一點，它也會對你好一點，它會幫助你斷煩惱，對不對？

你對它不好，它就給你生煩惱。所以這個是一樣的，境隨心轉。

這個木魚叫做定心魚。定心大家知道吧？就是讓你心定下來的，如果亂敲你心就反而定不下來了。木魚有輕重緩急，輕、重，重就是，這個重；輕；緩就是慢，慢就是緩；急就是，急。輕重緩急，你要分輕重緩急。這個輕重緩急就是配合大家的速度，重要的要讓大家定心。這個魚敲得好，你心馬上就進入狀況。所以這個敲木魚不簡單，不要以為你拿來會敲了。以前我在訓練我們圖書館師兄弟，我也是很有苦心，沒有人那麼有耐心在訓練的。我剛出家，日常法師有個徒弟如道，我叫悟道，他叫如道。沒有人，我也不會，兩個都不會，我當維那。那個時候還沒有到圖書館，日常法師說，不能學法器，學法器你們就去趕經懺。出家人去趕經懺，叫做下海。下海大家知道嗎？就墮落了，下海了，所以他就不准我們學。後來不行，早晚課還是要做，出家人不做早晚課不行。後來就請祥雲法師來教。日常法師說，不要教太多，不要教太多，教太多，他們就跑去趕經懺，不要教太多。一個寶鼎讚，教一個月，還是每一天在「寶…鼎…」，每天都在寶鼎，就是練那一個。後來只有做個早晚課。

我以前在學法器，好辛苦。韓館長在世的時候，圖書館出家眾又不能來（那些會敲的不能來），這邊兩個大男生不會敲，我就拿女眾師兄的錄音帶，錄了很不清楚，那個錄音帶，若有若無的，我就耳朵靠著聽，聽不太清楚，自己揣摩。連師父講經，唱個迴向偈，都唱跑掉了。如道師也不懂，還有個居士叫閻瑞彥。如道師他不懂，他又很喜歡上，我來上、我來上，你去錄音。叫我去錄音，他上，他當維那，那個閻居士他去敲木魚。迴向偈唱到一半，腔跑掉了，兩個人就草草收場了。師父說，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就草草結束了。所以那個時候練非常的辛苦，也是非常辛苦，都靠自己

去揣摩的。

木魚，我們一開始大部分都是比較慢。這個木魚敲這裡，敲這裡，聲音不一樣。敲這個位置，跟敲這個位置，不一樣。聲音最好的是這個位置。有沒有？不一樣。這個位置是聲音最好的一個位置。木魚，你開始就是要比較慢，但是你要敲到，你誦一部經、念咒、念佛，你要敲到剛開始慢，然後慢慢加快，快到大家沒有感覺，你功夫到家了。這個外行的是聽不出來，大家敲都很好。但是你懂得愈多，你就會愈挑剔，一定是這樣的。好像你不懂，什麼都好，對不對？好像我們以前在錄音，錄起來有聲音可以聽就好了。但是你如果了解得愈深入，你就愈挑剔，這個還有音質，還有怎麼樣怎麼樣，你就很挑剔，對不對？法器也是一樣，你知道了，你就會比較挑剔。

如果不知道，像如道師，我們兩個在做早課，他那個木魚好像在劈柴一樣，這樣敲，你說這個多難聽，我在修忍辱波羅蜜。我那個時候，我是沒辦法，沒有人，就他跟我兩個人，叫他當維那，他也不會，只有叫他敲木魚。他又很喜歡敲，他就這樣，一部經敲下來，不但沒有什麼法喜，是煩惱一大堆。我在圖書館，師兄弟剛開始學敲木魚，都是這樣，好像劈柴一樣，那個木魚就差一點被敲破了。敲地鐘也是一樣，敲得亂七八糟。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要讓他們練，沒有讓他們練不行。讓他們練，聽得是很生煩惱，後來我忽然有一次，自己有一個念頭，忽然覺悟了。我說師父講六度波羅蜜，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忍辱，我說這個也是在修忍辱，我聽他敲好像劈柴一樣，我坐在那邊，我不是在念佛，我在修忍辱波羅蜜，在忍受那種他亂敲，敲得很不好那種聲音。如果大家遇到人家法器敲得不好，你記住我這句話，那個時候你就要修忍辱波羅蜜。那個時候不能修精進波羅蜜，你要修忍辱波

羅蜜。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調整自己的心態。不然沒有辦法，你要培養一個人，沒有那麼簡單，要花很多時間的。而且你講他，他又未必會接受，他會跟你抬槓，他不甩你，他會氣你，這個你也要受。所以這個叫做修忍辱波羅蜜，忍辱波羅蜜就是這樣修的。

後來就是大家敲得很好了，大家會欣賞後面的成果，但是前面的培養（我們在修忍辱波羅蜜），那個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但是一定要接受那一段的忍辱波羅蜜，他才有後面敲得好，對不對？所以弘師來，我一直想把他逼上去，他也是亂敲一通，但是我要修忍辱波羅蜜，他是我修忍辱波羅蜜的善知識，對不對？我就這樣調整自己，心就平下來了，不然我會氣得會爆炸。昨天師父說，氣三分鐘。我說三天才會恢復。生氣的時候是最大的笨蛋。我常常在做笨蛋，這個也是我的毛病。所以現在我們要改善，練法器也是我們一種修行。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就知道，我們在練習的過程一定會有一些錯誤。你一定要先經過一番的錯誤，然後去改進，才會達到理想。你要培養這些人，一定要有耐心。

你念慢的時候，就是要稍微重一點，要重一點。念快的時候，比如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念快的時候，你就不能重，所謂快，要輕，叫做輕快。慢的時候，要沉、要穩，要穩重。慢的時候就要沉穩，快的時候要輕快。因為有的人他不知道這個原理，快的時候，你說這個能聽嗎？這個保證你念得很不舒服。這個慢的時候才要這麼重，他快的時候還是這樣，他還是這樣，這個就是沒有抓到要領。快的時候你不能抬太高，不能太重，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有時你要輕，輕到若有若無，然後再「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帶動，有個高低起伏。好像有個高低起伏，讓人念了，那個心會達到高潮。你這樣念，沒有效果

。大家記住這個原則，輕重緩急，敲木魚輕重緩急，而且這個高低。還有敲木魚，你不要這樣，這樣敲好像機器人一樣，這個會酸，不行。

這個木魚的大小，大概用這個關節就可以了，這個。如果小木魚，用這兩個指頭就可以了，你不要用到這個。這個關節，這個手指的關節，這個關節，然後這個關節，然後再這個關節。這個關節，是要什麼時候才用到？大家有沒有到寺院看到那個很大的木魚？一個木魚差不多這麼高，那個是要用這個，它是這樣，這樣夾著，這樣打的，那個才要用到。你那麼小的木魚，就不需要用到這個地方。所以木魚分大小，小的用這個，中的用這個，再大一點，有的比較大一點的，可能要用到這個。再大的，用這個，我還沒有敲過那麼大的。這個大概用這個就可以了，你就這個動一下、動一下，就好了。你這個就可以不動，動這個關節就好了。有的人他就好像，他那個動作就很僵硬，敲的時間也不長。這個木魚非常非常重要。所以黃老居士給我講，木魚最重要。夏老居士木魚敲得非常好，所以大家聽了都定心。

有沒有小木魚？這個木魚棒也是這樣拿，也是這樣。如果合掌的時候就這樣，放掌的時候就這樣，大家有看到嗎？合掌的時候就這樣，放掌的時候這樣，這樣敲。這個小木魚，就是我們平常繞佛的時候，繞佛的時候我們是拿這樣。以前老和尚是教我們這樣拿，現在不曉得，也有人這樣拿的，怎麼拿的我是不太清楚。我們繞佛的時候，就這三個手指頭就可以了，這個魚要抱在心窩，心窩這裡。為什麼在心窩這裡？叫做定心魚。這個是橡皮的，就是這樣敲，你這個手臂不要動，就這樣敲。放的時候，你就雙手捧著，或者你拿自己比較舒服的，一般如果你有桌子，你就把它放下來，就不用拿在手裡。有時候是沒有敲，這個叫預備動作，預備就是說你隨時

準備要敲。這個放下來，大概就是快結束了，或者是後面統統不用敲了，才拿著。木魚，大概我們在繞佛的時候是這樣，在這個心窩。所以叫定心魚，讓我們敲了定心的。用這三個這樣，這樣動就好了，這個小的木魚就不是很重，我們就不要動到這個手腕。法器，你知道這個要領，你敲時間長，不累。如果你不懂得要領，敲了一小段的時間，你就很辛苦。這個木魚簡單介紹到此地。

接下來就是鐺子。魚叫定心魚。這個鐺，叫照面鐺，就好像我們照鏡子一樣，照面鐺。鐺子，它敲的位置，就是中間這個圓圓的地方，敲這個地方。敲這個地方，但是也不要太大聲，我們有一個師兄弟，悟諦法師，他敲那個鐺是特別大聲，他說這樣人家才聽得到。但是有的人聽了說，聽了很噪耳。他是恨不得把那個鐺敲破，很大聲，很吵。其實不用那麼大，照面鐺，大概是，大概這個聲音就可以了。不用像他，我看他敲，好像有一支鐺的棒子被他敲斷了。這個叫照面鐺，拿的高低，好像我們照鏡子，照鏡子的位置一樣，好像我們拿鏡子來照面一樣，這個鐺。

這個叫鈴，也有的叫鈸，這個小的叫鈴，鈸是很大的，很大一個圓圓的，比較扁，一般道教比較有用到，道教有用到。我們佛門大概只有用到這個，鈸也有，可能密宗有用到這個，在顯教的道場就比較少。也有，我看人家做佛事也有，好像做水陸，那個好像也有。我們一般，我們大概只有用到這個鈴。這個鈴子，就是你會敲，也敲得很好聽。拿就是，也是以這三個手指頭這樣托著，然後這兩個（大姆指跟食指）夾住這個繩子。拿的位置也是在心窩當中，平拿。這個鈴子就是避免這樣就變啞巴鈴，就是沒有聲音出來。所以你敲下去，敲下去再稍微提起來，然後給它一個震盪，然後它就有聲音出來。這個鈴子，這個鈴子就是這樣拿的。如果你不敲了，就拿這樣。如果有桌子，你就擺在桌子。這個鈴子。

好，接下來介紹鐘鼓，搬過來一點，他那個鏡頭就不用動。這個是鐘，這個是鼓，這個是鐘鼓。鐘鼓，我們有正板鼓，我剛才敲是九鐘十五鼓。正板鼓就是根據我們這個板眼，有一個圓圈的是鼓，一橫的它是鐘。鐘跟鐺子的板眼是一樣，有一些法師，上板，這個一橫的，上板也有分上下，有敲鐺的時候，這個鐘就配下板那一音，有的是同時敲的，這個都可以，這是正板的。但是我們學這個，像我們學三時繫念是明訓老法師教我們，明訓老法師他就不同意我們敲花鼓，他說要敲正板鼓才莊嚴，所以以前他都敲正板的。現在，因為敲花鼓是比較熱鬧，比較熱場，有一些初學的人比較喜歡，所以現在都有敲花鼓。花鼓，每一個人敲的技巧不一樣，只要你的節奏對了、節拍對了，就可以了，所以這個就沒有有一定。正規來講，都是正板的，所以我們學還是先學正板，以後你要學花鼓，你再去學，這個是基本的。鐘鼓，一般佛門早晚課，也是很主要的一個法器之一。這個叫扇子鼓，這個大概日本是最流行的，好像扇子一樣。這個扇子鼓，我們在外面，如果不方便帶鐘鼓，可以帶這個。比如說，到外面去給人家做一些佛事，或者是去給人家做七，帶這個也可以，這個扇子鼓也滿方便的。

以上很簡單的介紹，我們基本上使用的這幾種法器，大磬、木魚（小木魚）、引磬、鐺子、鈴子、鐘鼓、地鐘，我們共修大概這幾種法器就齊全了，其他就沒有再增加，就這幾種。好，法器的部分，我們介紹到此地。介紹到此地，時間到了。大家有沒有趕時間？有沒有趕時間？下面有沒有什麼活動？沒有，我再講幾分鐘。

法器的介紹，法器的持拿，法器的敲法，這個基本原則，剛才都大概介紹過了。接下來就是節拍、唱腔、板眼，這個是第二個部分要介紹的。節拍，就是我們的音節、板眼，所謂一板一眼、一板三眼。一板一眼，上板是一橫的，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下板是一



個圓圈，一板三眼。我們現在先拍一個，這個板眼跟我們一般音樂的拍子是一樣的，一樣的。這個板眼就是，我們現在，你可以先練習用手拍的。以前韓館長去請幾位老法師來教，教唱念，請見如老法師，唱念專家，明訓老法師，戒德老法師，這個都是早期台灣比較老的。昨天老和尚還在問，見如法師現在在哪裡？他現在在修《孔雀明王經》，他現在在修這個。他們以前教我們，拍子你打不熟，他不准你摸法器。就是節拍你抓不準，不穩，法器不讓你碰的。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人，沒有辦法，不會也要上，我是這樣被逼出來的。所以現在我也是如法泡製，照館長那個方式，就是打鴨子上架。師父跟館長一個口號，就是打鴨子上架，就逼得你非學不可。這個拍子，我們用手打，就是打你的膝蓋，或者打這個桌子都可以。左手是上板，就是一橫的，上板；右手是下板。

以前明訓老法師他教我們拍這個，左手上板，右手下板，有板有眼。明訓老法師他還一橫、兩橫，一橫、兩橫，他下面再點一個黑點，叫做眼。一個圓圈，下面再點三個點，那個就是眼，下板。下板，一板三眼；上板，一板一眼。上板，我們現在拍一下，明訓老法師他教我們算一、二、三、四，上板。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他的眼就用這個手指頭點，這個板就是這樣拍下去。上板，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下板，一板三眼，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拍膝蓋、拍這個桌子都可以。以前是叫我們拍桌子，那個時候拍得手很痛，一天到晚就是在拍這個板眼。這個當中有七星板，七星板的地方就沒有眼，只有板。就是上板，下板，然後再七星板。七星板是只有板，沒有眼，所以它那個就比較快。這個我們再找個時間影印放大，我再把這個眼點在旁邊，你就可以拍了。七星板，哪個地方；哪個地方，一板一眼。這也是根據以前明訓老法師，他放大很大張，

他也是很有心教，他會給我們點出來，我們就知道怎麼來學。這個板眼，我們晚上再影印一下，晚上我們還有兩個小時。還有兩個小時，我們就來練習一下這個板眼。

然後再來就是起腔，起腔大家要訓練丹田之氣，你要學吐納，吸氣，吸到肚子鼓起來，氣沉丹田。你起腔，你念的時候，然後氣從丹田這樣出來。這樣你才能夠用得久，你用胸腔，用不久；用喉嚨，很快你就沙啞，沒聲音。唱讚有字有腔，咬字要清楚，字跟腔要分清楚，不能混在一起。以前我也不懂，什麼叫字，什麼叫腔？我都搞不懂。後來師父叫我去看平劇。平劇大家知道嗎？京戲，就是北京那個平劇，就看那個。館長教我們唱念，要把嘴形打出來。我說嘴形怎麼打？她說你去看歌星唱歌，我就去看電視，看歌星唱歌，注意看他的嘴巴是怎麼樣。嘴巴，你念到什麼音，嘴巴要那個形狀，那個音才會出來。她說你不要怕難看，沒有人會看你。以前我們就比較不好意思，嘴巴都沒有張開。她說，嘴巴張開，嘴巴張開。後來我就管它的，反正該張開的就張開，就念。

然後又聽老法師講，唱腔要好像那個龍含珠，好像你的喉嚨有一顆珠，在那邊滾。這個怎麼滾？我又傷腦筋了，這個怎麼滾，我想都想不出來，要怎麼去滾？但最近，我念了這十幾年來，有一點點體會，知道怎麼去滾，這自己去練、去揣摩的。以前我學唱腔，起讚，一個讚都學很久。昨天老和尚也在講，說以前見如老法師，他到台灣鶯歌有一個吉祥寺，是藥師如來的道場。他去那邊學唱讚，以前抱個小錄音機，然後去給老法師頂禮三拜，那個老法師高興就哼個一句給他錄，回去他就自己去練。如果不高興，一句也不哼。他下雨天，很努力去學。所以昨天師父講，勤學、好學，他學成功了，唱念學成功了。

明訓老法師教我們三時繫念，那天明訓老法師，他也錄一片三

時繫念給我們聽，VCD。因為老法師他身體比較不好，所以他停了很久沒有念了。我們現在念的，我在這邊偷講，我們現在念的都比他好。不過這樣他也光榮，對不對？我們後來學的人會有比較好的成績，也是他的光榮。所以我有時候過年過節都包點紅包去供養他，感謝他以前來教我們，是館長請他的。本來我們是放大蒙山的，請明乘老法師來放大蒙山。那個時候，七月份大家都很忙，明乘老法師不能來，見如老法師也不能來，戒德老法師也不能來，農曆七月是旺季，超度的旺季，比較有名的老法師都沒有空。後來我們就去找明訓法師也可以，館長就請他來放大蒙山。明訓法師說我是專修淨土的，我是依止印光大師的，我不會三密相應，我變不出東西給鬼神吃，他說放大蒙山我不行，如果做三時繫念，我可以答應。後來館長說，不然三時繫念也好，有總比沒有好，所以就請明訓法師來做三時繫念。做三時繫念，我們讀那個內容，跟我們修淨土又很相應，後來就好、好，就全部做三時繫念。

後來三時繫念做一做，一帶動，以前很少人知道有三時繫念，放蒙山、餞口，大家比較熟悉，三時繫念很少人聽到。明訓法師一去做三時繫念，很多居士知道了，這裡請他去做，那裡請他去做，他又忙起來了。後來七月份，館長要請他，換他沒空了。後來師父說：你，你上去。就叫我上去，我又是一個頭兩個大，現在要我去做老和尚。有一次，館長就叫師父做老和尚，我也知道師父他要我們去做，他不做，所以第一天灑淨，老和尚就故意，好像不會灑，亂灑一通，我們在後面都在笑。館長說，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灑的。後來叫師父上去做三時繫念，師父就打開那個開示，就開始講經說法。館長說，不對不對，這個要照這個念。後來說，好啦、好啦，師父你不要上，不要上了，叫悟道上，叫悟道上。我就沒辦法，我要去上，我就這樣逼上去的，逼上去做老和尚。所以現在我還是

用這種方式，其他的同修需要學的，就用這個方式。被逼上去，所以就當老和尚，上去當老和尚。後來有師兄弟來，我覺得誰可以當老和尚，我就給館長介紹。後來一個悟銘師，他比我更像老和尚，他很穩重。我就給館長介紹，就讓他去當，我就當維那，我們交替這樣輪流練習。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來做三時繫念，這個緣起是這樣的。三時繫念做了這麼多年，可以說十來年了，就是天天做，常常做，一門深入，的確是有效果。所以現在，陳麗華那天講，這個真的不一樣，味道不一樣，她第一次來參加就知道。因為我們天天做，其他道場不是常常在做這個三時繫念。

這個當中，我們起腔，韓館長以前是教我們吐氣、換氣，老和尚教我們咬字、吐字，字腔，字正腔圓。以前我也聽到台灣一個居士說，唱讚不能唱得太清楚，他說要唱得人家聽不懂，含含糊糊，他說這樣才正確，很多人跟他學，還稱他叫黃老師。我說這個怎麼可以當人家老師，講錯了，還當人家老師？古人都是講要字正腔圓，他是教人家字不正、腔不圓，他也在當老師。這樣的老師到處都是，這個不對的。我現在不是當老師，不要誤會，我們是同參，大家互相研究，我是把我自己的一些學習提供給大家參考。

拉那個音，是根據那個字的音，這樣一直拉下來的。以前我們真的什麼嗯、啊、唉，這個很多調都有，一些老菩薩還念得特別起勁。後來師父看到，不對，我們以前在李老師那邊，就是照那個字的尾音一直拉下來，那個腔是根據那個尾音拉下來的。後來我去聽戒場的老法師在唱，也是一樣，拉這個尾音下來的。現在有很多人唱得不標準，我們去跟他講這個標準的，他們還不接受。我去年到圖文巴去，我給悟行師他們講，他們都念習慣了，一下子改不過來。但是現在我在善果林，我就是要求要改。我說這是師父講的，不相信你去問師父。所以我在圖文巴就當師父、當大家的面，我說師

父是不是這樣？師父說是。是，他們還是沒有改過來，但是我先改。我做師兄的先改，以後他們改不改就看他們。

大家聽我起腔，我用丹田起。丹田起，可以長一點。戒定真香，一般就比較不好起，我起一下。弘師你練一下，你維那也要練，老和尚也要練。要起腔之前，有興趣學維那，男眾女眾，在家出家，統統可以學。腔不要太高，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香港有個師兄弟，悟達法師，何居士就認識。他跟一般的老法師起腔都很高的，後來悟達師有一次在香港這裡教唱念，教到吐血了。他為什麼吐血？他沒有換氣。這個訣竅也是館長教的，教我們換氣。因為館長她的心臟很不好，她就是常常換、常常換，所以她讚可以唱得下來，不會很累，不會傷到中氣。唱讚，如果你會運用，對你的身體，五臟六腑都有幫助。你如果不會，反而有傷害，非常重要。唱讚、念經、念咒、念佛統統要懂得換氣。我們要唱之前，先把這個呼吸調到很平均，就是氣吸到丹田，從丹田呼出來，呼吸。心沉澱下來，然後這個呼吸調到均勻。以前我做維那也是不知道怎麼站，也不行，也被館長糾正，她說做維那要有架勢，站在那裡要有個架勢。不能這樣，好像無精打采，大家都跟著你無精打采。要有架勢，要有精神，然後看起來要精神很好，這樣才能帶動大家。

押磬，「戒…定…」，吸氣，我這個氣是比較長，如果你氣短一點，這個當中還可以偷換。我剛才講了兩個小時，我現在氣還可以拉這麼長，就是從肚子（丹田）起來的，如果從這裡就不行，教大家這個祕訣。你這個氣到丹田，你這個五臟六腑它氣都通過，會幫助你調整這個內臟。所以有一些病，你透過運氣，可以治病。唱念可以治病，但是你不會用，就反而會受病，會傷害。這個戒，戒，這個是字。「戒…定…」，吸氣，「定…」，我這個吸氣，你感覺起來沒有斷掉。你換氣就是在字下來那個腔換氣，你不要在字換

那就斷掉了，你不能在定那個字，你要定下來那個腔。再聽一次，注意聽，你最重要。「戒…」，這個字，「戒…定…」，吸氣（定，我下去，吸氣），下面就是腔，接下去，你就不會感覺斷掉，這個要領大家要知道。

腔的長短，根據個人的中氣，也不一定說一定要拉這麼長，如果你中氣比較沒這麼長，短一點也可以。比如說，「戒…定…」，比較短了。短就是說，第一個是自己中氣比較不夠，第二個就是你念了一整天，念到最後氣差不多了，就沒有辦法拉太長，你就可以短一點。但是如果你會運用丹田之氣，會換氣，你念的時間會比較長，比較不會累。像三寶讚，佛寶、法寶、僧寶，就是咬字、吐字，就是吐音、收音。比如說佛寶，「佛…寶…」，么，收起來。吐，「佛…寶…」，我嘴巴張開就是吐，嘴巴收起來就是收音。「佛…寶…」，有沒有？嘴巴收起來有沒有？嘴巴收起來，音就收回來了，然後你就換氣；你不要在那邊喘了半天，就沒有辦法念了。但這個時候悅眾要接腔，維那起腔，悅眾要接腔，不然維那就太累了。但是你會換氣，是比較不會累。有時候大家不會念，只好你一個人從頭撐到尾，因為我們常常遇到這種狀況，大家不會念，大家聽了半天，也不知道接你的腔。比如說，我起「佛寶」，大家都要接；「戒定」，那個悅眾要合音，要把它接起來。再來一次，我們來念法寶，「法…寶…」，收的時候，大家就要接了。這個大概就是起腔，這個起腔是維那要比較要注意的。一般我們大眾練接腔，接腔就可以。

還有四分鐘，這節課就練到此地，因為這節課有稍微慢一點，大概我們兩點多才開始，所以我們就延遲了一點，大概也是有上足兩個小時，對大家可以交代。下面，我們晚上七點，我們七點的時候再跟大家介紹。下面我們跟大家介紹，就是節拍、唱腔、板眼。

然後就是儀規，哪個地方拜，哪個地方起來，要怎麼走，這個當中還是有很多方面。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要發心練法器的，這些原理原則你知道了，分組練習。我從老和尚開始，老和尚、維那、木魚、鐺、鈴、鐘鼓、上下引磬，先分組。分組，就是鐘鼓一組、木魚一組、維那的一組、鐺的一組、鈴的一組，分組練習。分組練習一個小時，然後我們再來合起來練一個小時，這樣好不好？如果剛剛開始學法器，因為以前我在澳洲是有幾個房間，就是這一組這個房間，那一組那個房間。現在我們沒有也沒有關係，就是可以分組練習，然後再合起來練習。但是我要先現場跟大家講一講，大家了解一下，再去練。還有一組是地鐘，地鐘一組。

好，我們這節課就上到此地，我們大家起來向佛一問訊。好，我們互相問訊。阿彌陀佛！我們後面還有八個小時，好好利用一下，希望大家有一點收穫。